

# 北海文史

## 第五辑

### 夜袭马栏

姚克鲁

一九四九年夏，我在坦克站(闸口乡)驻地接到声传义同志(合东南工委书记)的指示，由我率领一武工队到北海市东郊开辟新区工作。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是：发动群众开展反三征(即征粮、征税、征兵)，把这一块敌占区变成武装斗争的前哨阵地：恢复北海地下交通与游击区的联系，及时将北海敌军情报迅速转到粤桂边纵四支司令部。小交通员把我们从坦克、战马、西林站(交通站)一站接一站地带到横路山与李克等同志汇合。我们这支小小的武工队都是很年轻的机灵小伙子，平均年龄还不到十七岁。有的是刚从第四支队留下的(梁必寿、黄天才、邓肇风、邓洁)，有的是刚从北海桂南纺织厂出来的女童工(叶文娟、吴锦芳、姚瑞珍——是我原在北海的地下女交通员)有的是自龙地区的地方工作人员(潘恒有，蔡联礼等)。这班青年人既吃得苦又勇敢；既能做群众工作，又善于进行武装斗争。我们白天和群众一起下田做农工，晚上串村问苦，找基本群众谈心交友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，组织群众开展反三征斗争。在白龙地区党总支(由杨华流、黄从祯、何醒予、邹锦秀等组成)的具体领导下，我们的开辟工作进行得很顺利，不到一个月时间，就把禾沟、大王步、蕉根底、横路山、大山、平阳等村庄联成一片，作为我们斗争的落脚点，国民党乡政权也就不敢来收税征兵了。群众对我们的斗争给予巨大的支持，即使国民党重兵驻扎北海(当时国民党驻军有：张瑞贵所部、暂五军、暂六军、海南特区、保安团，还有师管区、盐警中队、海上联防大队及地方杂牌部队，市区，近郊到处都是大兵和警察，公路上军车往来频繁，好一片紧张气氛)，且几次前来扫荡，但群众保护了我们。在横路山港叉渡口卖粥的三叔(我们称铺仔三叔)，是我们放在公路上监视国民党军队活动的基本群众，被扫荡的国民党军队抓去用电刑逼供，他却咬紧牙关

不吭一声。每当国民党军队到达平阳时，群众就跑来通知我们转移。这一带群众就是以生命来掩护游击队的，他们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们的战斗。

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，靠近高德一带的马栏、黄屋树等地方的乡长、保长、保队副等反动分子很嚣张，他们还偷偷通报我们的活动情况让国民党军队，不断前来扫荡和伏击我们。其中以马栏的保长蔡增华，保队副蔡增均等尤为嚣张。他们恃着保队一伙人有十多支枪，又靠近市区边缘，估量我们不敢对他们怎样。看来，不教训这伙人，就会影响我们工作的开展。我们把情况向上级汇报，并拟定了袭击这伙反动武装的方案，领导同意了我们的行动。

在一个月色朦胧的晚上，我们武工队全体指战员会同地方干部李平、李克等同志，从横路山悄悄地朝着马栏前进，为了不使沿途村庄的狗吠，我们凭着点点星光辨认道路，绕过村庄，走在崎岖的田埂小道上。六、七公里的路程却费了很大劲，直至午夜，才抵达马栏村。因为我们事先派人进行了侦察，了解村中的地形，所以一靠近马栏村，随即在村口布哨，警惕通向高德和北海的大路的动向，其余人员立即朝着蔡增华居住的房屋悄悄迂迴包围，我和蔡联礼等几位同志持枪上前轻轻拍门，说是高德乡来的驻军有要事找保长，开门的是蔡的家属，门刚打开，我们便闪电般拥入屋内，直冲入蔡的住房，蔡还未搞清怎么回事，已经被控制起来。其余同志分别搜缴蔡的长短枪，接着令蔡带我们到各保队人员家，搜缴了十余支七九步枪，然后押着蔡增华和保队副迅速撤离马栏，返回白龙地区。这次袭击，仅仅几十分钟，干得干脆利落不动声息。（连村中群众还未觉察）。据说，第二天群众为我们宣传开了，有的说昨晚来了几百人包围马栏，有的说一夜都听见游击队脚步声，不知来了多少人。马栏和高德也同时出现共产党的标语（这是我们布置群众往高德担尿时贴的（吓得高德乡公所几天都闭门不出，驻在高德的国民党军队也加强岗哨。

袭击马栏后，我们又把店塘附近几个保长和保队的武器收缴了，嚣张的保长和保队副都押往白龙地区集训。这一来这些基层政权都被瓦解了。我们随而开辟了马栏、关井、店塘、旧场、马屋、吉车、松表岭等一片新村庄，把活动

范围扩大到京小岭和黄屋村，控制着廉北公路高德一段，这一片已经成为我们对敌斗争的前哨阵地。于是，反三征的斗争推向了高潮。高德和北海的敌军为此感到惶惶不安，可是却奈何不了我们。

我们武工队坚持在这里斗争，直至迎接南下大军解放北海市。并配合部队一起解放了北海。